

## 时间的沉淀

□林钊勤

清明时节的雨，宛如丝丝缕缕的愁绪，缠绵悱恻，悠悠洒落。我手持那把老旧的黑色长柄伞，伫立在老家的菜园之中。伞面上的雨水不断积聚，顺着伞骨，似断了线的珠子，簌簌滑落，在松软的泥土上，砸出一个个或深或浅的小坑。外公生前最爱的这片菜地，如今已大半荒芜。野草在春雨的润泽下，肆意疯长。唯有角落里的几株韭菜，犹如坚毅的老兵，在风雨中顽强挺立，仿佛在坚守着往昔的时光。

外公，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一生与土地紧紧相依。他的那双大手，布满了厚厚的老茧，粗糙得如同砂纸，轻轻摩挲，便能传出沙沙的声响。“锄地要用心呐。”外公一边劳作，一边对身旁的我说道。他那粗糙的大手稳稳地握住锄头，动作娴熟而精准，每一锄落下，杂草便在瞬间应声而断，而一旁的菜苗却安然无恙，毫发未损。“你瞧这杂草，根扎得极深，要是不把根除掉，过不了几天，又会重新冒出来。”说着，他用锄头尖小心翼翼地挑起一株杂草，递到我眼前，让我看那长长的白色根系。“庄稼和人呐，是一个道理，你用心对待它，它自然就长得好。”

彼时的我，并未完全领悟这句话的深意。而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岁月里，我无数次回味，才渐渐明白，这质朴的话语中，蕴含着何等深刻的人生哲理。

菜园的东头，有一口水井。井台由青石砌成，历经岁月的洗礼，被无数次的摩擦打磨得光亮照人。每日傍晚，外公总会来到这里打水浇菜。木桶“扑通”一声沉入井中，再提上来时，清澈的井水之中，总晃动着几片不知从何处飘然而至的落叶，宛如岁月的信笺，承载着时光的记忆。外公浇菜时，极为讲究。他常说，水要浇在根部，切不可淋在叶子上。“这就好比人吃饭，得吃到肚子里去。”他笑着，用那粗糙的大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肚子，“光抹在嘴上，能有啥用呢？”那温暖的笑容，和粗糙手掌带来的触感，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心间。

去年清明，我在整理外公的遗物时，偶然发现了他的种菜日记。那是一本泛黄的练习本，纸页的边缘已然卷起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悠长。本子上，歪歪扭扭地记录着播种、施肥的时间，每一个字，都饱含着外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。在最后一页，写着：“今天教小孙子认韭菜，他分不清韭菜和草，急得直跺脚。孩子还小，慢慢来。”

雨，渐渐小了下来。远处的山峦，被一层淡淡的薄雾所笼罩，宛如一幅水墨画卷，朦胧而又美丽。我缓缓收起伞，任由细雨轻柔地落在脸上，带来丝丝凉意。在菜园的尽头，外公生前亲手栽种的那棵梨树，已然绽放出满树洁白的花朵。花朵在雨中显得愈发纯净，宛如天使的羽翼，轻盈而美好。我知道，待到秋天来临，这棵树上定会结出甜美的果实，就像外公留给我的那些质朴而深刻的道理，经过时间的沉淀，愈发显得珍贵无比。

## 清明念

□王玉初

记忆的本能，让人的心里装下许多东西，有美好的，也有糟糕的。我有时在想，心中若一直在装东西，会不会有装满的一天？还有，装下的那些美好的或糟糕的东西，会不会互相打架抢地盘呢？好在，我们有记忆的本能，也有遗忘的本能。通过遗忘，或搁置或清除部分记忆，好腾出新的空间，给未来以机会和可能。

春雨绵绵思故人，清明时节泪沾巾。在清明节这个特别的日子，人们往往不自觉地重启那些被搁置的记忆，倾诉思念之情。

念及她的“好”。山上的竹笋开始破土了。上山时，大伯不停地提醒我们不要踩笋：“踩坏一棵笋，就毁了一根竹子。”在竹林与荆棘中，我们找到了“延娇老人家”的坟。按照辈份，我应该叫“延娇老人家”为婆婆，她姓什么，大伯也不知道，只晓得她无儿女，大家都叫她“延娇老人家”。

在“延娇老人家”墓前，大伯放了一束清明花。“你一世可怜，对我们的好永不敢忘。”大伯还是个孩子时，肚子里像养了条馋虫，总是饿得慌。大伯和几个孩子摸的鸟蛋，水沟里摸的鱼，都拿给“延娇老人家”，让她给做着吃。最让大伯难忘的是“延娇老人家”做的稗草粑。大伯和几个孩子到田间抽来稗草给“延娇老人家”，“延娇老人家”晒干后把小米粒打下来，用锅烘干，再用手推磨磨细，也不知她从哪变出一点糖，拌在里面。“吃着特别香，特别甜。”大伯现在说起来仍念念不忘。

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无以为报，那就记住人家的“好”，让生活有温度，让向善长存。

## 和我一般大的爷爷

□马星雨

打我记事起，爷爷就小脑萎缩了。他爱哭爱笑，因为他的神经不受自己支配了，语言功能也降低很多。

壮壮是大伯家的儿子，比我小一岁，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，叫雪。一次，壮壮逮了一只鸟，用绳子捆住了鸟腿，牵着鸟四处溜达。爷爷看到后，拿过壮壮手里的牵鸟绳，递给了我。我忙摆手不要，爷爷见我眼神中流露出怜悯的神情，便解开鸟腿上的绳子，让鸟飞走了。壮壮坐在地上大哭起来，爷爷看他哭，嘿嘿笑了。奶奶见状，把爷爷好一顿数落，说爷爷偏心。

我从小就能读懂爷爷的表情，但壮壮不懂，他不喜欢爷爷，爷爷也不喜欢他。

爷爷喊我“雪”，我答应。爷爷喊我“壮壮”，我也答应。爷爷喊我“雨”，我还答应。不管爷爷喊我啥，我都知道他是在喊我，喊错了，我也不纠正，因为爷爷病了，他脑子不好使了。爷爷经常穿反衣服，扣子也常扣错。我上幼儿园，有时自己穿衣服，回到家纽扣也是张三扣在李四上，奶奶说我，咋和爷爷一样。爷爷笑，我也笑。爷爷走过来帮我重新扣好扣子，我也帮爷爷纠正好。

奶奶说，爷爷糊涂后，连小孩子都不如。爷爷听到后摸着自已的光头笑。每当此时，我便走过去拉着他的手，喊他“爷爷”。爷爷听我喊他，便领着我出了家门，到胡同口的大石头上坐着玩。我依偎在爷爷怀里，给他唱幼儿园学的儿歌。爷爷有时还跟着哼，看到有人路过，我赶紧闭嘴，爷爷也不再哼唱，我俩都害羞。

那年爸爸买了一台傻瓜相机，要给我拍照。拍了几张后，爷爷过来抱起我，要跟我拍合影。奶奶说，爷爷打年轻时就喜欢照相。爷爷以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，平日不苟言笑，只有照相时爱笑，爷爷就是那种传说中的上镜之人。

奶奶说错了，爷爷不仅照相爱笑，他看到我也爱笑。

有一年的中秋过后，爸爸从超市买了两包打折的月饼，都是水果味的，我不喜欢吃。我见茶几上有两个咬开了的月饼，估计是爸妈吃过了。我趁他们不注意，偷偷将月饼塞进上衣里，带给爷爷吃。那天爷爷坐在胡同口正吃着月饼，奶奶出来看到了，一脸怒气问：“谁给你吃的？这些月饼都变质了，他们不吃，让你吃？”奶奶一把夺了过去，扔进旁边的垃圾桶。我吓得没敢开口，爷爷说：“我，是我自己看到的。”

原来，爸爸买了处理的月饼，回到家尝了一口发现变质了，放在一旁打算去找超市理论，还没来得及去，被我发现送给了爷爷。爷爷没有“出卖”我。

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小，对离别没概念，固执地以为爷爷只是睡着了。如今每每想起，眼泪止不住流下，打湿了思念。翻看爷爷的照片，他总是满面笑容。我这才明白，爷爷当时为何抢着和我照相，或许他是想给我多留些念想吧。

念及他的“过”。“老三，我来给你上坟，帮着彩萍和红萍给你插清明花。两个女儿过得很很好。彩萍生了二孩，是个儿子，红萍也找了对象。”说完这些，三婶把手中的清明花插在了三叔的墓前。沉默片刻，三婶继续说：“依躺在这里一身轻松，害得我一个人忙前忙后，也没人和我说说心里话。”三婶后面的话被她的哽咽打断了。

三叔走得并不突然，得病后在家拖了一年多。三叔过世后，三婶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在悲痛里面出不来。那时，大女儿彩萍刚成家，小女儿红萍还在读大学，邻居劝三婶不要太伤心，但劝来劝去都没有用。后来，九十多岁的四奶奶一句话点醒了她。四奶奶也是个经历过苦难的人，早年就失去了丈夫，一个小脚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，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。四奶奶说，她当时想一了百了，但看到孩子又不忍心。一开始，她总想着丈夫对她的好，越想越心痛，后来她慢慢想通了——“我得想想他的‘过’。想想他辜负我的事，慢慢地人就解脱了。”

三婶也想着三叔曾经的“过”——抽烟、喝酒……在病床的最后一年更是开始“折磨”家人。想着想着，三婶变坚强了，还在镇上的一家饭店找了份帮工的活儿，人也变开朗了。

人生多相忘，唯不忘相思。三婶当然没忘记三叔对她的“好”。只是生活总得向前看，不能让悲痛左右自己的生活。

清明是一场思念，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。生活中的事，要拿得起，放得下，不妨多一份坚强与自我解脱，用“好好活”来对故人作最深情的怀念。

有阴晴圆缺  
有悲欢离合  
记生活百味  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  
wanbaofukan  
@163.com  
请在主题中标  
注“生活札  
记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5年4月2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陈晨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小宁